

醫療外交 出國比賽

口述 / 王正一教授
現任慈濟醫院董事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顧問
台大醫學院榮譽教授
整理 / 曾慶方



這二年，隨著棒球投手王建民出征紐約洋基隊，棒球在台灣又掀起旋風。但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棒球真正席捲全台，是在一九七〇年左右，當時正值台灣經濟奇蹟起飛，「瘋」迷棒球蔚為風潮。在那個年代，觀看棒球轉播，可不只是狂熱的年輕人，而是全家老少都動員的全民運動。

一九六八年，台東紅葉少棒隊在台北舉行的中日友誼賽上，打敗了當年的世界盃少棒冠軍日本隊，掀起棒球熱潮。一九六九年台灣金龍少棒隊「出國比賽」在美國威廉波特得到世界少棒冠軍。從此「出國比賽，去ㄟ冠軍ㄟ、回來（拿冠軍回來）」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言。一九六六年華航才剛開始飛國際線，由此可知，搭飛機「出國比賽」可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大事！

巨人少棒輝煌年 多少人生第一次

一九七三年，巨人少棒隊創下完全沒失分、三振最多人次、單場最多得分二十七分等數項無人能破的世界少棒紀錄的這一年，正是我代表台灣醫界「出國比賽」的起始年，也是我認定大腸鏡是我一生投注的目標的開端。

這一年，也是我所創下人生許多第一次紀錄，值得紀念的年份。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到日本，第一次參加國際研討會，第一次擔任國際研討會副主席，同時也是大會上最年輕的專題討論的演講者，也是專題討論會上提出內視鏡有最佳數據的報告者。

當時，我僅僅憑著不到二年的大腸鏡實作經驗，就勇氣十足參加首次亞太內視鏡醫學會，從台灣到日本琉球、鹿兒島、京都，再由東京返國，大約十天之久。三十四歲年輕的我，能當上副主席與專題討論的演講者，真是感到無上榮耀。除了在「非惡性結腸性疾病內視鏡檢查」專題討論會發表論文，報告沒有使用X光透視輔助的操作法(fluoroscope)，全大腸檢查(Total colonoscopy)成功率居然高達百分之六十，比日本的先進成績好很多，這數據讓與會醫學專家大為驚訝。另外也在「上消化道出血緊急內視鏡」專題討論會上，報告用內視鏡止血的



經驗，台灣經驗證明我們並不輸日本。

有了成功的第一次，壯了膽量，心情輕鬆不少。第二次到新加坡開會，報告大腸鏡息肉的切除，紐西蘭的醫師請教我，問我為何會有比日本人還好的成就時，我半開玩笑回答：「因為我們中國人都是直腸子，內視鏡較容易插入，可以直達盲腸。」一九八〇年九月在台灣舉辦第三次亞太內視鏡醫學會時，我更承擔起重責大任，擔任規劃及實際會務工作，地點選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有一千多位海內外醫界人士報名參加。

回想起一九七九年世界少棒賽期間，朴子少棒隊投手陳昭安在對義大利之戰，創下了永遠不會被打破的世界紀錄，即是將十八位打者全部三振出局，達成了不可思議的「完全三振比賽」。相較之下，我在一九八〇年也應該算是創下舉辦醫學年會的世界紀錄；一夫當關，承擔千人大會，身兼數職，擔任副秘書長、副總幹事、兼財務長、節目編排、議程排定、大會專刊編撰、每日大會新聞的記者兼主編(以英文出刊，一天十二頁)，又做十三篇專題報告，擔任主席及演講者，大大小小，內內外外的事，一肩扛下；而為了大會忙進忙出，連續四天都沒睡覺。這紀錄，應該也是無人能突破吧。

十三篇論文 一次齊發

為什麼一個人會準備十三篇專題報告呢？因為距大會會期一個多月前，我突然發現我們科內發表論文絕少，只好一口氣報了十三題，其中兩題請國泰醫院吳啓華醫師與開業的好友楊昭光醫師幫忙報告。有好幾題都是很特別，像「肛門大出血之緊急內視鏡檢查」是全世界最早提出的報告，部分內容曾在一九七八年世界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由宋教授代表在西班牙馬德里報告，當年還獲得「年輕研究者獎」，而我也在這次大會上終於有機會親自報告。而大腸阻塞應用緊急大腸鏡診斷也可能是第一篇相關的報告。「食道潰瘍之研究」指出食道潰瘍有兩種不同形態，一種是在食道中部發生因阻滯導致機械性壓迫粘膜破損而發生潰瘍；另一種則是胃酸逆流，主要是在食道下端；其實，鼻胃管也會引起食道潰瘍，是由食道中段一直向下

延伸。也是一種機械性之影響。胃壁細胞迷入食道，也會發生潰瘍，那是胃酸的影響。

提到食道潰瘍，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冬天吃火鍋取暖，如果方法不正確，很容易引發食道潰瘍。一般人以為火鍋食材煮熟後，沾了醬料就會降溫，大口大口吃下去，結果食材表面是降溫了，裡面溫度仍很高，吞下肚之前，食道已被燙傷，燙傷會造成潰瘍，是一種燒傷，所以提醒大家，吃火鍋一定要先將料放涼一會兒，再沾醬食用。

在一連四天的會議期間，每天要出十二頁的大會專刊，爲了出專刊，連睡覺時間都沒有最後一天住進圓山飯店才有時間睡覺，妹妹還特地爲我到圓環買宵夜補一補，這也是老爸吩咐的。

仗著年輕體力好，撐了四天，用拼命三郎的能量完成大會所有任務。老師預支貴賓旅費，竟然不認帳，要自己全賠墊錢，才知道錢財雖是身外之物，卻是馬虎不得，一定要簽收，才不會有人因「失憶」出差錯。這筆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的賠款，讓我體會到凡事一定要「有憑有據」的重要性！

一九八〇年，台灣三級棒球少棒、青少棒、青棒處處稱霸，那一年，也是「二〇〇七年時代雜誌全球百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的王建民出生的一年。我到美國紐奧良參加國際直腸病大會，當一位美國醫師正爲了發明一台價值一千美金的止血儀器而沾沾自喜時，我忍不住舉手發言，分享經驗，我曾使用名爲保思命(Bosmin)的腎上腺素，用一比四千的濃度，以內視鏡灑在出血的胃腸部位上，止血效果也很好，效果超過九成，這種治療方式只需要一元美金的藥費，讓美國醫界驚嘆不已！

七十二小時來回法國 飛去飛回不停歇

一九八三年我擔任臺大醫院醫務秘書時，醫務副院長要我爲醫院的整體發展犧牲，叫我不要去參加內視鏡醫學會，後來好不容易才答應讓我去法國參加世界內視鏡研討會，因爲我要去發表四篇論文，其中兩篇是參加專題討論，但條件是快去快回。我創下七十二小時之內來回法國南西(Nancy)的超速紀錄。



我記得，在巴黎下了飛機，從巴黎到南西還要轉三個多小時的特快車，一出車站，哇，沒想到六月底還是好冷，因為旅館在不遠的對面，計程車司機也不肯載，只好冷到發抖，拖著行李走到飯店再去會場。七點多才回來吃晚餐，我不懂法文，只覺得為何菜單上很多”poison”，餐廳怎麼全是毒藥？後來才知道原來英文的毒藥，卻是法文的「魚」。因為出菜特慢，我等著等著，就睡著了！後來被侍者搖醒來吃。坐火車前往南西時，望望車窗外，還以為是經過沼澤地區，結果回到臺灣才知道，當地剛發生大水災，一望無際的沼澤，根本是洪災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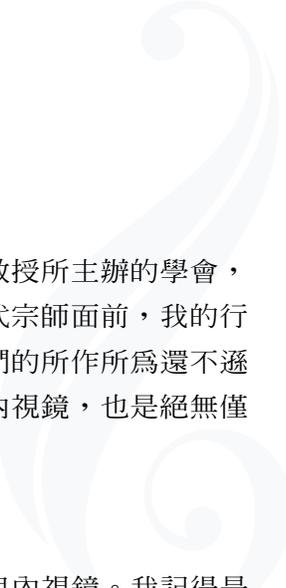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來函詢問各醫院有無醫師願意去參加「中南美洲消化聯合醫學會」，我沒有去過巴拉圭，就投了六篇論文。沒想到六篇都被接受，其中四篇參加專題討論，另外二篇是Free papers(一般演講)，可能是因為巴拉圭很遠，所以亞洲國家很少有人去參加，日本有代表，但都是旅居當地的日僑，所以我的論文全被接受了。官方語言雖為西班牙文及英文，我用英文報告，聽眾寥寥無幾，因為會聽英文的人很少。最後一天的報告，會場只有十個人在現場，扣掉主席、辦事人員、我跟我太太、看門的人等等，真正的聽眾才二位。

太太有感而發，對我講了一個故事，讓我永生難忘。她說：「有一位教授去演講，只有一位聽眾從頭聽到尾，教授很感動，演講完，立刻下台跟對方致意！感謝他一直坐著聽演講，對他的演講如此感興趣！沒料到，對方回答：『不好意思，我是負責鎖門的人！』」

講完之後王孫大使請我們夫妻倆餐敘，表示謝意，因為我算是到邦交國做了一趟醫療外交之旅。後來我倆還也參加當地旅遊，覺得好可怕，因為導遊講西班牙文，沒有翻譯，全程完全聽不懂，如入無人之地，是一趟冒險之旅。

北海道踢館之旅

出國參加醫學會，我比較喜歡去參加日本的會議。小青(Nabiki)醫師在日本是以小兒內視鏡出名的出名教授。一九八一年他在北海道舉辦「小兒內視鏡醫學會」，我以一



介非小兒醫師的內科醫師身份，參加小青教授所主辦的學會，報告我們在兒童內視鏡之經驗，在日本一代宗師面前，我的行逕，以現代俚語而言，就叫「踢館」。我們的所作所為還不遜色，特別是出生不到二十四小時即作緊急內視鏡，也是絕無僅有的經驗。

小兒內視鏡的不破記錄

一九七六年我從日本回來，就開始做小兒內視鏡。我記得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先是接到婦產科醫師來電，緊接著小兒科醫師也打來，問我可不可以為一個新生兒做內視鏡？因為有一位新生兒剛剛發生嘔血的症狀。我不是小兒科醫師，不知道內視鏡管要多細才不會傷害到初生嬰兒，趕緊打電話問解剖學科、病理科，大家都不知道食道進口、賁門及幽門的直徑多大，出生嬰兒可以做內視鏡嗎？過去沒有報告，也不知要如何注意。我鼓起勇氣，找小兒科教授張美惠陪同幫我，照顧小寶貝，觀察生命跡象，我先用當時最細的內視鏡——零點六公分粗，只能看，不能照相的支氣管鏡進去看，發現食道、胃都有潰瘍，心一橫，拿了零點九公分的上消化道內視鏡來作，一直擔心戳破幽門，慢慢打氣，把管子送進去，直達十二指腸。原來小嬰兒是因為通過產道時，因產道狹窄卡住，難產被壓迫導致缺氧而發生潰瘍出血、胃酸逆流，食道也受損。完成這項檢查，也創下為剛出生一天以內的嬰兒作內視鏡檢查的世界紀錄。

這也是永恆不破的記錄，一九八一年我去馬尼拉，在菲律賓最古老的、最大的聖托托馬斯大學作了特別演講，就提到當年的匹夫之勇。

內視鏡會籍久久久

一九九七年原希望學會去爭取二〇〇〇年的世界消化系醫學會在臺灣主辦，可惜在奧地利維也納開會時沒有去爭取，競標的時機已過，已沒機會，當時臺灣處境堪慮，想要拉攏一些主要國家，不然怕會除名。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辦了一次「美日



台灣聯合內視鏡醫學討論會」，四個九，象徵友誼久久久，我代表我在國際團體上的會籍久久久，希望每年內視鏡醫學會都能辦一次國際性的醫學會，保持會籍。日本丹羽教授(Niwa)很支持台灣，我到日本拜訪他，請他支持，並邀約美日知名教授出席。會籍問題也有驚無險，我們的會籍保持至今。

一趟沙烏地 爭得百位醫

一九八四年，我升教授第二年就奉命擔任醫務秘書，當時臺大有派醫療團到沙烏地阿拉伯駐地幫忙。原訂由副院長沈有仁教授率團到沙烏地阿拉伯，但當時臺大正在積極規劃醫療作業的電腦化，由我代替沈副座訪問沙烏地，衛生署國際合作處的蔡主任當領隊，沿路談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很重要，需要長期支持。我將臺大的困難跟他說，以前臺大沒有經費、預算少，名額凍結，像我就是教授兼主治醫師，二個正式職務由同一個人擔任。而因為名額有限，許多優秀的醫師訓練完成後，都必須離開，無法留住人才，我建議只要開放給臺大一百個主治醫師名額，醫療團長期派駐沙烏地應該就沒問題。

後來衛生署真的給臺大一百個主治醫師名額，許多優秀人才得以留下來，包括前任衛生署侯勝茂署長、現任林芳郁署長，都是當時的「沙烏地幫」留下來的。這一段影響臺大以後人才的留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在往沙烏地的一路上，用心「閒聊」得到的意外又豐碩的成果，不敢居功，實是時勢造成，也是主管當局的睿智。在臺大四十年的工作能夠爭取到一百位主治醫師，是連夢也不敢想的大事。

協助邦交國 醫療作外交

一九九八年，九二一大地震前一年，隨當時的副總統連戰先生到中南美洲去救災，九二一之後就出了一本書，《為何他們存活？》(改版為《顫抖的大地》)，寫九二一大地震後救災的經過。我有很多感觸。

一九九九年九二一的清晨發生大地震，早上六點我已經趕





到官邸等候，早上八點搭直昇機飛到災區埔里高中，一共三台直昇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直昇機。我們在埔里高中的運動場降落。一下飛機，走到街上，連副總統就被攔下來，有一台車帶著五、六位骨折病患，車子繞來繞去出不去，聯外道路都斷了，連石岡水壩的橋都斷了，沒有路出去，病患需要手術，連副總統回頭問我：「現在該怎麼辦？」我不加思索回答：「用直昇機送。」連先生也很爽快說：「好！」將病患後送到臺中榮總開刀。當時並沒有其他的直昇機，就用我們的直昇機載送，一架直昇機只能運送二位病患，副總統的飛機就沒得飛了，我們只好坐在那兒等，行程全部延誤，等呀等，中午到了，沒有安排在那兒吃飯，只有到慈濟人供應熱食的地方要點吃的，那時候，深深感受到慈濟的工作那麼快，而又那麼實在。一路上也碰到很多事情，餘震時，一塊木頭一塊玻璃掉到我面前三公尺處，差點打到我，驚險萬分。

九二一前一年我曾隨副總統到薩爾瓦多救災，當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日本救援團也到了，連副總統去跟他說話，因為我會說日文，由我翻譯，但夢中卻看到二個字「中寮」，以為是日文「中寮」（意指「中間住宿點」），當時不以為意，隔年九二一大地震時到了中寮鄉勘災，才又回想起這個夢境。真是神奇，難道我能未卜先知嗎？

連先生跟中南美洲邦交國的關係很好，每次提到WHO(世界衛生組織)議題都叫我去說明，因為我是醫療專業，也可以發揮醫療外交的功能。後來我們已爭取為觀察員，先爭取觀察員，可以旁觀、旁聽，可以多知道決策經過、決策內容，雖不能發言，但已實際參與，應該是很重要的起步。

當今社會，因為外交而爆發許多醜聞，鬧得滿城風雨，貽笑大方，相較之下，醫療外交與棒球外交好像更有著力點，平順多了，以專業取代金援，也才是正途。 

